

摘要

《百岁篇》是一种以十年为一阶段，歌咏人生百年的曲调形式，原在民间流传甚广。敦煌藏经洞保存大量抄有《百岁篇》的写本，经过近百年的搜剔剖剖，迄今总计辑得写本十六件，按内容可以分为五套，即《缙门百岁篇》《丈夫百岁篇》《女人百岁篇》《百岁篇（一生身）》《叹百岁诗》。敦煌《百岁篇》的研究史，反映了敦煌歌辞研究从注重主辞采的曲子词到看重主声律的联章曲辞的转变。但就总体而言，过去的研究多是将作品从写本中抽离出来，作纯文本的研究，导致诸多问题难有确切结论。近年来，敦煌学界不断涌现出关注写本整体，还原写本情境的呼声。基于此，本文回归写本文献本身，研究其抄写内容，采取“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考察写本整体，判断《百岁篇》写本抄写时间、功用以及各套《百岁篇》的关系。

本文绪论首先对《百岁篇》曲调源流进行概述，说明选题缘由。其次整理学界对《百岁篇》以及《百岁篇》写本的研究现状，并说明研究《百岁篇》写本的价值与意义。第一章将敦煌石室所藏《百岁篇》16件写本分为两部分，一是抄写两套及其以上的《百岁篇》合集，二是仅抄一套《百岁篇》或者仅书写《百岁篇》只言片语，甚至只书标题而不抄写内容者，对这两部分的写本内容进行梳理。第二章分为两节，第一节根据《百岁篇》写本中的题记、作者、所抄内容以及系连相关写本等判断抄写时间，从中可知《百岁篇》写本绝大多数为归义军时期所抄。第二节结合归义军时期敦煌的政治、文化等情况分析归义军时期出现诸多《百岁篇》写本的原因在于归义军时期汉文化复苏，寺学兴盛。第三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将《百岁篇》写本中的内容进行梳理与分类，《百岁篇》写本中抄写内容丰富，除《百岁篇》外主要分为世俗诗文与佛教诗文，对这些内容进行归纳整理并加以分析。第二节根据写本内容、装帧形制、纸张情况、抄写字迹、抄手身份、倒书、图画等还原写本整体情境，探究《百岁篇》写本在敦煌各个时期的应用情况，

《百岁篇》写本的功用大致分为悼念亡人、民间讲唱、寺学教育、信徒礼佛四种情况。第四章共分为四节，本节将根据史料、《百岁篇》写本内容、《百岁篇》曲调等考察各套《百岁篇》的关系。第一节探究《缙门百岁篇》与《百岁篇（一生身）》的关系。《缙门百岁篇》与《百岁篇（一生身）》，前者书写僧人一生，后者乃敦煌都僧统悟真于七十余岁患病时回忆一生所作，比对《缙门百岁篇》与《百岁篇（一生身）》内容，发现有诸多关联，再结合悟真的生平经历，大致可

以推断《缙门百岁篇》中书写的僧人便是悟真，《缙门百岁篇》是在《百岁篇（一生身）》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第二节探究《丈夫百岁篇》与《缙门百岁篇》的关系，这两篇在内容、押韵、字词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第三节探究《丈夫百岁篇》与《女人百岁篇》的关系，这两篇在内容、字词、修辞方面如出一辙，似乎出自同一作者之手。第四节探究《叹百岁诗》与其他《百岁篇》的关系。《叹百岁诗》从“一十一”至“百终”，其内容与《百岁篇》大致相同，以十年为单位书写百年人生，但其句式却完全不同，《百岁篇》为七言四句，《叹百岁诗》则是“三七七七”句式，而该种句式却与晋陆机《百年歌》相仿。此外，《百岁篇》多俗语而《叹百岁诗》语言典雅，两者的押韵方式也不相同。本节从 P. 3361 与 S. 1588 写本出发，根据《叹百岁诗》内容、曲调、抄写时间等来探究《叹百岁诗》与《百岁篇》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百岁篇》；归义军；功用；悟真

目 录

摘要.....	I
Abstract.....	III
绪论.....	1
一、选题缘由.....	1
二、敦煌《百岁篇》学术史回顾.....	3
（一）《百岁篇》研究.....	3
（二）《百岁篇》写本研究.....	4
三、本课题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4
第一章 敦煌《百岁篇》写本梳理.....	6
第一节 《百岁篇》合集写本梳理.....	6
一、S. 2947.....	6
二、S. 5549.....	6
三、P. 3821.....	7
四、P. 3054.....	7
五、Дх. 1563+Дх. 2067.....	9
第二节 《百岁篇》单篇写本梳理.....	9
一、《缙门百岁篇》：P. 4525、S. 3877.....	9
二、《女人百岁篇》：P. 3168、S. 5558.....	11
三、《丈夫百岁篇》：S. 4654.....	12
四、《百岁篇（一生身）》：P. 2748、S. 0930、P. 4026、P. 2847.....	14
五、《叹百岁诗》：P. 3361、S. 1588.....	15
第二章 《百岁篇》写本抄写时间考察.....	17
第一节 《百岁篇》写本抄写时间.....	17
一、《百岁篇》合集写本抄写时间.....	17
二、《百岁篇》单篇写本抄写时间.....	19
第二节 《百岁篇》写本的时代背景.....	25
第三章 《百岁篇》写本内容分类与功用研究.....	27
第一节 《百岁篇》写本内容分类.....	27
一、世俗诗文.....	27
二、佛教诗文.....	32
第二节 《百岁篇》写本功用研究.....	33
一、悼念亡人.....	34
二、民间讲唱.....	37
三、寺学教育.....	40
四、信徒礼佛.....	42
第四章 《百岁篇》各套关系研究.....	44
第一节 《缙门百岁篇》与《百岁篇（一生身）》关系考.....	44
一、《缙门百岁篇》与悟真.....	44
二、《缙门百岁篇》作者.....	48
第二节 《缙门百岁篇》与《丈夫百岁篇》关系考.....	50
第三节 《丈夫百岁篇》与《女人百岁篇》关系考.....	52
第四节 《叹百岁诗》与《百岁篇》关系考.....	54
余论：敦煌文献以外的“百岁篇”类歌辞.....	57

结语 59
 附录（部分写本图版） 62
 参考文献 67
 致谢 71

Abstract

"Centennial" is a form of tune that sings about the 100 years of life in a ten-year stage, and was originally widely circulated among the people. This kind of lyrics that sigh about a hundred years of life began with Lu Ji's "Hundred Year Song", after Lu Ji, Li Guan composed "Hundred Year Song" during the Zhenyuan period, and Princess Tongchang died during the Xiantong year, and Li Keji presented "Sighing Hundred Year Song" to Tang Yizong. After nearly a hundred years of searching and cutting, a total of 16 manuscripts have been compiled so far,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sets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namely "The Hundred Years of the Gate", "The Hundred Years of the Husband", "The Hundred Years of the Woman", "The Hundred Years of the Woman (Life Body)" and "The Poems of Sighing and Hundred Years of Age".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Dunhuang's "Centennial Chapter"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nhuang lyric research from the song lyrics that focus on the main lyrics to the joint chapter lyrics that emphasize the main vocal rhythm. However, in general, past research has mostly been to extract works from manuscripts and make pure text studie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reach a definite conclusion on many issues.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calls in the Dunhuang academic circle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whole of the manuscript and restore the situation of the manuscrip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returns to the manuscript itself, studies its transcription content, and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to judge the copying time, funct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set of the "Centenarian Chapter".

The text of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of which provides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ents of sixteen "Centennial Chapters". The second chapter judges that most of the manuscripts of the "Hundred Years Old" were copi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bel Army based on the inscriptions, authors, copiers, and content of the manuscripts of the "Hundred Years Chapter",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many copies of the "Hundred Years Chapter"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bel Army based on the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of Dunhuang during the Guiyi Army. The third chapter sorts out and classifies the contents of the manuscript of the "Hundred Years Old", and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Hundred Years Chapter" manuscript in various periods in Dunhuang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manuscript content, binding system, paper situation, copying handwriting, inverted books, pictures, etc., indicating that the functions of the "Hundred Years Chapter" manuscript ar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situations: mourning the dead, folk singing, monastic education, and worship of believers. Chapter 4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five sets of "Centennial Chapters" by carefully reading the text, analyzing the content, words, imagery, and rhythm of each set of "Centennial Chapters", and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five sets of "Centennial Chapters" based on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Wuzhen and others, indicating that there was first "Husband's Hundred Years Old" and "Woman's Hundred Years Old" (these

two articles are very similar and most likely written by one person), and then Wu Zhen was influenced by the tune of "Hundred Years Old" and wrote "Hundred Years Old (Life Body)" in his seventies to review his past life. After Wuzhen's death, the literati combined Wuzhen's life and deeds and at the same time referred to the form of "Husband's Hundred Years Old" to write "Hundred Years of Qimen". The "Sighing Centennial Poem" should be created by later generations in the form of Lu Ji's "Centennial Song", and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other four sets of "Centennial Song".

Key words: "Centenarian"; Rebel Army; Function; wuzhen

绪论

一、选题缘由

敦煌歌辞《百岁篇》“大致以十年为一段，分咏人生百年间从小到大、自青春而老死各个阶段的状况，感叹人生短暂，一切皆空，宣扬佛教‘百年迅速，必由因果’的思想”^①。《百岁篇》共计十首，每首都用数字开头以明确所歌咏的年龄阶段，如其一开头为“一十”，其二开头为“二十”，直至第十首“百岁”。这种以数字开头的歌辞是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中的《七月》。而这种以十年为单位，依次叙述人生不同年龄段的文献，最早见于《礼记·曲礼》：“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颐。”^②这种简单地记述人生百年不同时段所行之事，是《百岁篇》最早的雏形，但《礼记·曲礼》每十年仅用一字概括，实在过于简短。

首次以十年为一阶段，大致书写人生百年各阶段境遇的曲调今所见始于陆机《百年歌》。《古今乐录》记载《百年歌》由王道冲、陆机两人所作，但此后的文献资料记载皆称《百年歌》为陆机一人所作，如唐王献《炙毂子杂录》“百年歌，每十岁为一首，陆士衡至百二十时也”^③。由上述记载可知，陆机《百年歌》创作之初当有十二首，此后在流传过程中仅存十首。陆机最初创作《百岁歌》时为十二首，这一说法较为可信。陆机《百年歌》第十首为“百岁时，盈数已登肌肉单。四支百节还相患，目若浊镜口垂涎。呼吸噤蹙反侧难，茵褥滋味不复安”^④，可见陆机《百年歌》第十首写及百岁时仅写人物衰老时的惨状，而并未写及人物死亡，当是第十首之后仍有其他内容。陆机之后，贞元年间人李观又作《百年歌》，冯贽《云仙杂记》载“李观作《百年歌》，王湜请其法”^⑤，可惜李观《百年歌》今已失传。晚唐咸通年间，李可及在同昌公主去世后，向唐懿宗进献《叹百年曲》，《杜阳杂编》云：“咸通中，同昌公主死，上晨夕注心挂意。李可及进主百年曲，声辞哀怨，听之莫不泪下。更教数十人，作叹百年队，每一舞，

① 季羨林：《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3页。

②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③ 任半塘：《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63页。

④ （西晋）陆机，陆云：《陆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2页。

⑤ 任半塘：《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63页。

而珠翠满地。”^①《资治通鉴》载“春，正月，辛酉，葬文懿公主……上与郭淑妃思公主不己，乐工李可及作《叹百年曲》，其声凄惋，舞者数百人，发内库杂宝为其首饰，以絁八百匹为地衣，舞罢，珠玑覆地”^②。李可及所作《叹百年曲》，其内容虽未被保留下来，但就其史书记载来看，当属《百岁篇》一类哀叹人生之作。

《百岁篇》在敦煌流传甚广，今知敦煌共有 16 件抄有《百岁篇》的写本，按其抄写情况可分为合抄与单抄。合抄指抄有两套及以上的《百岁篇》，单抄指抄一套《百岁篇》或仅抄一套中的只言片语。敦煌《百岁篇》写本中合抄的共计五件，即 S. 2947、S. 5549、P. 3821、P. 3054、P. 1563+P. 2067。单抄写本共计 11 件，即 P. 4525、S. 3877、P. 3168、S. 5558、S. 4654、P. 2748、S. 0930、P. 4026、P. 2847、P. 3361、S. 1588。敦煌《百岁篇》的抄写时间主要集中在中晚唐，其创作时间应早于此。《百岁篇》不仅抄写于多个写本之中，且存多套。按其内容可分为五套，即《丈夫百岁篇》《女人百岁篇》《缁门百岁篇》《百岁篇（一生身）》《叹百岁诗》。前三套在《百岁篇》写本中有原题，分别书写男人、女人、僧人从幼小至衰老的百年人生。《百岁篇（一生身）》由敦煌僧官悟真七十余岁时怀念过往人生时所作，是这五套《百岁篇》中唯一明确作者身份的一套。《叹百岁诗》也是《百岁篇》中较为特殊的一套，虽然严格遵循十年为一首的传统，但它却将两套交叠融合为一套，两套之间用“又曰”二字衔接，从内容上看，《叹百岁诗》书写的是世俗男子的百年人生。

《百岁篇》在敦煌写本中的抄写情况较为特殊，敦煌歌辞在敦煌写本中的抄写情况复杂多样，主要分为汇编集成者与散篇只曲者，后者占比更大，而这些歌辞无论前者与后者，其在写本中往往是与佛经、儒家典籍、道教文献、童蒙书、地契、账本等其他内容抄写在一起，鲜有汇编成集且独立抄写的写本，然 S. 2947 与 S. 5549 这两件写本为《百岁篇》专集，不与其他内容合抄。本文将这 16 件《百岁篇》写本构成写本群，对 16 件写本中所抄内容、抄写时间、抄写者身份、应用情况进行归纳总结，还原写本情境，探究《百岁篇》写本的抄写时间及其在唐代敦煌地区的应用情况。

① 史双元：《唐五代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 1995 年版，第 520 页。

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8161 页。

二、敦煌《百岁篇》学术史回顾

目前所见抄有《百岁篇》的敦煌写本共计 16 件。自 1987 年任半塘先生在《敦煌歌辞总编》中提出《百岁篇》写本共计 9 件以来,学界对《百岁篇》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这 9 件写本中的《百岁篇》进行内容校勘,曲调探源,功用研究,甚少涉及另外 7 件写本。本文集中探究这 16 件《百岁篇》写本,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百岁篇》。与此同时,以往学者常把《百岁篇》从写本中抽离出来,将其视作单独的个体来研究,没有关注《百岁篇》所在写本中各个内容之间的联系。对敦煌《百岁篇》写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百岁篇》作品本身。

(一)《百岁篇》研究

前人对《百岁篇》研究主要分为著录校勘、曲调研究、功用研究三方面。

在著录校勘方面,1923 年罗福苙先生在《国学季刊》上先后发表《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这是《百岁篇》最早的著录。1925 年刘复先生《敦煌掇琐》中辑录了《女人百岁篇》,这是最早的《百岁篇》录文。1987 年任半塘先生推出敦煌歌辞的集大成之作《敦煌歌辞总编》,在他 1954 年出版的《敦煌曲校录》的基础上新收录 P. 2847、P. 3361、P. 3821、S. 0930、S. 1588,《敦煌歌辞总编》共计收录 9 件《百岁篇》写本,这是第一次完整收录五套《百岁篇》作品。

在曲调研究方面,1954 年,任半塘先生在《敦煌曲初探》中提出敦煌曲的联章形式,分为“普通联章”“定格联章”“和声联章”三类,他首次提出《百岁篇》属于“定格联章”,“定格联章”指将多首具有固定格式的歌辞联结起来。任先生之后,学界对敦煌《百岁篇》曲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判定《百岁篇》属于佛曲还是俗曲。1980 年,张锡厚先生在《敦煌文学》中指出不能简单地将《百岁篇》视作民间歌谣。1989 年,颜廷亮先生在《敦煌文学》中称《百岁篇》为民间曲词,1993 年,他又在《敦煌文学概论》中进一步指出《百岁篇》是借用燕乐或民歌以表现佛曲内容。1995 年,徐湘霖先生《论敦煌佛曲》认为敦煌所录佛曲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佛曲用于俗曲,二是俗曲用于佛曲,而《百岁篇》即是俗用佛曲调。近年来,主流观点基本认为《百岁篇》是佛教借用并改造民间曲调的产物,如 2001 年,陈自力先生《从陆机〈百年歌〉到敦煌〈九想观〉诗》认为《百岁篇》曲调是佛教改造中国原有的文化材料以“诱导人心”的产物。王定勇先生在 2003 年《敦煌佛曲研究》与 2004 年《敦煌佛曲曲调考述》中提出,《百岁篇》

作为俚曲小调具有释家与俗家两流，且俗家以陆机《百年歌》为源头，渊源更早。考量比较两家之说，或许有共同所本，均为借用民间歌唱。2007年，王志鹏先生《从敦煌联章歌辞看佛教对民间歌唱体式的吸收与发展》指出《百岁篇》是六朝僧人吸收民间曲调用以唱导的产物。

在功用研究方面，1954年，任半塘先生《敦煌曲初探》认为“此调分明起于六朝僧侣唱导之用，创始更早，至晚唐，已为舞曲”。1980年，张锡厚先生《敦煌文学》称《百岁篇》等定格联章体歌辞很有可能是唱本，主要用于宣传佛教思想。1990年，李世英先生《论敦煌曲中的佛曲歌辞》将《百岁篇》与《十恩德》视作带有浓厚佛教色彩的叹世劝孝曲辞。2012年，刘传启先生《敦煌歌辞在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传播与功用》指出，根据《百岁篇》的重见情况可知《百岁篇》是敦煌地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音乐文学形式，其中P.3821应是敦煌教学或学习所用的小册子。2013年，伏俊琰先生推出《敦煌文学总论》，认为《百岁篇》与儒家经典、童蒙教材以及地方名篇（《敦煌廿咏》）杂抄在一起，有明显的教学应用性质。

（二）《百岁篇》写本研究

学界过往对《百岁篇》写本的研究较少，1987年郑阿财先生发表《敦煌写卷定格联章〈百岁篇〉研究》，这是最早研究《百岁篇》的单篇论文，该文探究《百岁篇》源流、体制与影响，并对《百岁篇》所涉及的9个写本逐一做了简要叙录。2013年伏俊琰先生《敦煌文学总论》，对《百岁篇》写本S.2947与S.5549做了简要叙录。2016年崔怡《敦煌歌辞〈百岁篇〉〈十恩德〉写本研究》对12件《百岁篇》写本做了叙录，并探究《百岁篇》写本中的民间佛教信仰与孝道。2021年伏俊琰先生《敦煌文学写本研究》对《百岁篇》写本P.3821、S.4654、S.5558做了详细的叙录。

三、本课题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以往学界主要是对任半塘先生在《敦煌歌辞总编》中提出的9件《百岁篇》写本进行内容校勘、曲调探源和功用研究。研究《百岁篇》时甚少涉及另外7件写本，且学界过往《百岁篇》的研究主要是将《百岁篇》从写本中抽离，作纯文本的研究，对《百岁篇》写本的整体关照较少，这不利于我们立体全面的研究《百岁篇》。基于此，本文以16件敦煌《百岁篇》写本为研究对象，从总体上对写本所抄录的全部作品进行整理与研究。构建敦煌《百岁篇》写本群，综合研

究《百岁篇》写本内容、抄写时间以及探究《百岁篇》写本在敦煌地区的应用情况。此外，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各套《百岁篇》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很大的关联，任半塘先生就曾探究过《丈夫百岁篇》《女人百岁篇》《缙门百岁篇》的关系，他认为《女人百岁篇》“以‘女人’为题，可能是“懿宗以后，乃沿悼同昌公主之《百年曲》而来，传及五代，遂为百年歌；亦可能本调流传在前，辞分十首，犹是陆机遗制，李可及因民间有此妇女叹老之歌，遂取而饰之，以悼公主耳。其确俟考。必先有《女人百岁篇》，后乃推广而有《丈夫百岁篇》《缙门百岁篇》等，其在唐代之应用上，似又有如此者。”^①任半塘先生推测《女人百岁篇》是从李可及为同昌公主所作的《百年曲》发展而来，其出现时间当在《丈夫百岁篇》《缙门百岁篇》之前。任半塘先生虽然提出了这一想法，但并未拿出具体的依据，因此《丈夫百岁篇》《女人百岁篇》《缙门百岁篇》究竟哪套在前，哪套在后，仍然待考。所以，无论是《百岁篇》写本的抄写时间、写本功用，还是各套《百岁篇》之间的关系，都仍有研究的空间。

① 任半塘：《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65 页。

第一章 敦煌《百岁篇》写本梳理

第一节 《百岁篇》合集写本梳理

一、S. 2947

卷轴装，首尾皆全，中部残损，由两纸粘合而成。规格 30×78.5 cm，单面书写，有倒乙符号与涂改痕迹。卷首存“宝积经第一秩第一卷三律仪会”半行，楷书，字迹工整。此半行后由另一书手抄其余内容，行楷，字迹流畅。

抄：1. 杂写“宝积经第一秩第一卷三律仪会”。2. 《缙门百岁偏（篇）》（首题），任半塘先生据《缙门百岁篇》前杂写“宝积经第一秩第一卷三律仪会”，考《大宝积经》三律仪会第一之二中云：“当有比丘，年纪二十、三十、四十，乃至百岁，为老所侵，庄严衣服，虽剃须发，毁坏威仪；老病衰朽，无有威光，趣向邪法。临命终时，罪意乐之所障蔽，孰思已犯，懈怠不修。”^①《大宝积经》中书写该比丘从二十至百岁，这与《缙门百岁篇》写僧人从一十至百岁的模式基本相同，因此，任半塘先生认为《缙门百岁篇》缘起于《大宝积经》中的比丘事迹。3. 《丈夫百岁偏（篇）》（首题）。4. 《女人百岁偏（篇）》（首题），该写本皆将“百岁篇”写作“百岁偏”。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册第260页。《敦煌宝藏》第24册第602页。敦煌国际项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二、S. 5549

卷轴装，首残尾全，由两纸粘合而成。规格 15×91.4 cm，单面书写，前两行模糊不可辨。楷书，字迹工整，由一人所抄。

抄：《百岁篇一卷本》（尾题），末有题记“曹义成、陈阁梨、周药奴、井井、蝎蝎、阿柳、阿录信手写百岁篇一卷”。《百岁篇一卷本》依次抄《缙门百岁篇》《丈夫百岁篇》《女人百岁篇》。

1. 《缙门百岁篇》（据 P. 4525 拟题），卷首两行模糊，据第二行末尾几字推测，大致起于“四十幽玄总揽之”，讫于“聚玉如山总是空”，存《缙门百岁篇》其四至其十，共计七首。2. 《丈夫百岁篇》（首题）。3. 《女人百岁篇》（首题）。以上三篇校录本主要有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张锡厚《全敦煌诗》。

^① 大藏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年版，第 8 页。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7册第252-254页。《敦煌宝藏》第43册第370-371页。

三、P. 3821

册子本，首尾皆全，存二十纸，每纸规格15.9×11.1 cm。有界栏，有倒乙符号等修改痕迹。楷书，字迹流畅，由一人所抄。

抄：1.《缙门百岁篇》（据P.4525拟题）。2.《丈夫百岁篇》（首题）。3.《女人百岁篇》（首题）。4.《百岁诗十首》（首题），即悟真《百岁篇（一生身）》，《百岁篇（一生身）》（据任半塘拟题），又见于P.2748、S.0930、P.4026、P.2847、P.3054五件写本，其中仅P.3821将其题为《百岁诗十首》，其余写本中皆无题目，P.3821抄有多首《百岁篇》，构成《百岁篇》合集，《百岁诗十首》或为抄写者拟题，而非原题。因其每首结尾皆有“一生身”三字，故任半塘先生将其拟名为《百岁篇（一生身）》，这套《百岁篇》是五套《百岁篇》中唯一能确定作者的作品，其作者是唐代河西都僧统悟真。都僧统又称都教授，属最高僧官，归义军时期设立河西都僧统，负责统管归义军节度使所辖地区的全部佛教事务。咸通十年（869年）至乾宁二年（895年），悟真担任都僧统一职。《百岁篇（一生身）》作于悟真七十余岁身患风疾之时，因作此篇时悟真未及百岁，所以这套《百岁篇》并未严格遵循《百岁篇》的传统，依照十年为一首来书写，虽然也是完整的十首诗，但每首所对应的年龄阶段较为模糊。5.《十二时行孝文一本》（首题）。6.《六十甲子纳音》（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拟题）。7.《曲子名感皇恩》（首题）。8.《曲子名浣溪沙》（首题）。9.《曲子名谒金门》（首题）。10.《曲子生查子》。11.《定风波》（首题）。12.《晏子赋一首》（首题）。

图版见《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8册第194页。《敦煌宝藏》第131册第109页。敦煌国际项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四、P. 3054

卷轴装，首残尾全，中部亦有轻微残损。规格29.9×203 cm，双面书写，有倒乙符号，正面存两人笔迹，正文部分由一人抄写，前半部分字体较小，后半部分字体较大，末尾题记为另一人笔迹。背面楷书，字迹流畅，由一人所抄，笔迹同于正面末尾题记笔迹。另有五个残片，现分别说明。残片一，规格27.5×11cm，存九行，有界栏，楷书，字迹工整，由一人所抄。残片二，存四行，规格37.5×

7cm，行草，字迹流畅。残片三，规格 9.5×4cm，存两行，字迹模糊，难以辨认。残片四，规格 4.6×3.7cm 楷书，字迹工整，由一人所抄，仅存“明寺”二字，应指敦煌金光明寺。残片五，规格 5.8×2.2cm，仅存一行，字迹模糊，难以辨认。

正面抄：《开蒙要训一卷》（原题），首尾同题，皆为“开蒙要训一卷”，未有题记“维大唐天福三年岁次己亥九月五日张富郎书”。“天福”是晋高祖石敬瑭的年号，故此处的“大唐天福三年”乃是大晋天福三年（938）。“张富郎”或是名为张富的学郎，P. 3386《杨满山咏孝经一十八章》末有题记“维大晋天福七年壬寅岁七月廿日三界寺学士郎张富杂记”，P. 3386 与 P. 3054 抄写时间相近，且笔迹相似，或为一人所抄。《开蒙要训》是古代童蒙教材，又见于 P. 2487、P. 2578、P. 2588、P. 3029 等数十件写本。

背面抄：1. “维大唐天福三年岁次己亥五月六日张富郎自首之耳”一行。2. 《无名诗》（拟题），“宋家大门面西开，椀落当心金阿塼。麦粟口圖主山崖，慢眉慢口主把推。”七言四句，《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认为该诗为张富郎所作。3. 《缙门百岁篇》（据 P. 4525 拟题），本为十首，每十年为一首，书写僧人百年之中不同阶段的人生状态。本卷仅存五首且抄写混乱，从右至左依次抄《缙门百岁篇》其二、其七、其六、其五、其八。《缙门百岁篇》又见于 S. 2947、S. 5549、P. 3821、P. 4525 四件写本，其中 S. 5549、P. 3821 缺题。S. 2947 首题“缙门百岁偏（篇）”，P. 4525 首题“缙门百岁篇”，尾题“缙门百岁篇一本”。主要校录本为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张锡厚《全敦煌诗》等。4. 《百岁篇（一生身）》，共十首，此处为其五、其六，且其五与其六中抄有一首阙题诗“●林小敬百花斑，游历方菲尽日闲。幸有□□□筆在，余人何要水□□”。《百岁篇（一生身）》又见于 P. 2847、P. 2748、P. 3821、P. 4026、P. 3054、S. 0930，其中 P. 3821 题为《百岁诗十首》，主要校录本为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张锡厚《全敦煌诗》等。5. 杂写“癸亥年十月□八日”。6. 《百岁篇（一生身）》，此处为第一首。7. 一幅画。8. 杂写“维大晋天福五年□百岁”“□□盈开蒙要□□□”“维大晋天福五年岁次十二月”等。

残片一：抄《年次未详历日序》（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拟题）。“敦煌当地行用历日。存历日序文之一部至正月月序，历日正文无存。历日序文存日游、归忌、往亡、血忌、九焦、九坎等丛辰项目的宜忌。年九宫图以八白居中，无方位图。正月历日序有月九宫图，二黑居中，月大小、月建干支均残。另

有月神日期方位等。从年九宫图和正月九宫图，仅知此历在巳、亥、寅、申四个地支年份，准确年代待考”^①。

残片二：抄《社会文书几行》，（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拟题）。

图版见《敦煌宝藏》第126册第163页。《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第186页。敦煌国际项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五、Ax. 1563+Ax. 2067

卷轴装，由两页纸粘合而成，先粘后写，首尾皆残。双面书写，正面有界栏，正面由一人所抄，楷书，字迹工整。背面由一人所抄，行楷，字迹流畅。

正面抄：1.《阿弥陀念佛赞》（尾题）。2.《十五愿礼佛忏》。

背面抄：1.《丈夫百岁篇》，前残，存第三首至第十首。2.《女人百岁篇》（首题），尾残，存第一首至第五首。

图版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第8册第232-233页。

第二节 《百岁篇》单篇写本梳理

一、《缙门百岁篇》：P. 4525、S. 3877

（一）P. 4525

卷轴装，双面书写，正面有界栏，正背面存多人笔迹。正面有“兑”“王法师兑”等字，当为兑纸二次利用。

正面抄：1.《中阿含经卷第三业相应品罗云经第四》。2.《中阿含经卷第七舍梨子相应品大拘絺罗经第九卷第七》（首题），题记“初一日诵东晋世僧伽提婆译”。3.《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二秽品经第一》。4.《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七林品达梵行经第五》。5.《中阿含经卷第二十八林品瞿昙弥经第十》。6.《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三大品释问经第十八》。7.《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三根本分别品拘楼瘦无诤经第八》。8.《中阿含经卷第四十四根本分别品鸚鵡经第九》。9.《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七心品猎师经第七》。10.倒书一行“法律以汝之无定之入”11.《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九双品圣道经第三》。12.《中阿含经卷第五十大品牟犁破群那经第二》。13.《中阿含经卷第六十》。14.《杂阿含经卷第二》。15.《杂阿含经卷第四》。16.《杂阿含经卷第六》。17.《杂阿含经卷第十五》。18.《杂阿含经卷第十六》。19.《杂阿含经卷第十八》。20.《杂阿含经卷第二十四》。21.

^① 季羨林：《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0页。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七》。22.《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四》。23.《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五》。24.《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九》。25.《杂阿含经卷第五十》。26.《增壹阿含经三宝品第二十一》。27.《增壹阿含经六重品第卅五》。28.《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29.《增壹阿含经力品第卅六》。30.《增壹阿含经第三十三》。31.《增壹阿含经第三十八》。32.《增壹阿含经善恶品第卅五》。33.《增壹阿含经第四十三》。34.《增壹阿含经第五十》。35.《佛说长阿含第一分游行经第二初》。36.《佛说长阿含第四分世记经地狱品第四》。37.《佛说长阿含第四分世记经战斗品第十》。38.《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十六》（首题）。39.《缙门百岁篇》（首题）。40.《放妻书一道》（首题）。41.《官布籍》。42.《新集文词九经抄》。43.《辛巳年归义军衙内付酒历》。44.《太平兴国七年二月立社条一道》。45.《太平兴国八年僧正崇会养女契》。46.《诸星母陀罗尼经》。47.《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六》。48.《大方等大集经宝幢分中相品第五》。49.《大智度论释宝祭品第八十》。50.《中阿含林品蜜丸喻经第九》。51.《大智度论释宝祭品第八十》。

背面抄：1. 杂写若干，中有“保进”题名。2.《王法律等领纸历》。3.《何生兑纸记事》。4.《调海与押衙歌》。5.《七言诗》。6.《调顺子歌》。7. 杂写，中有“唐法律”题名。8.《癸未年八月廿二日将兑纸人目》。9.《杂言诗二首》。10. “缙门百岁篇背题”。11.《辛巳年都头吕富定致太傅状一件》。12.《归义军节度使曹致藩官首领书》。13. 杂写。14.《太平兴国某年内亲从都头某牒》。15. 杂写。16.《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五行。17. 太平兴国八年杂写。18. 杂写。

图版见《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1册第337-376页。敦煌国际项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二）S. 3877

卷轴装，首尾皆残，规格23.8×228.6cm，双面书写。正面有界栏，正面由一人所抄，行楷，字迹流畅。背面存多人笔迹，正背面皆有图画。

正面抄：1.《葬经》（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拟题）。2. 山脉图画。3. 杂抄《缙门百岁篇》（尾题），仅抄“一十辞亲愿出家”几字。4. 杂写“病得除、搜神记、太公家教、孝经、白鸟名一卷、茶酒一卷”等。5.《申年五月廿八日神龙乡百姓张纳鸡雇佣工残契》（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拟题）。6. 杂抄，内容不明。7. 男人画像。8.《春座局席转帖抄》（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

拟题)。

背面抄：1. 方形图画。2. 杂写，多残缺，内容不明。3. 《乾宁四年（897）张义全卖宅契》（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拟题），共计两份，大同小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以为或一为初稿，一为净稿。4. 《壬戌年曹大行迴换屋舍地基契》（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拟题）。5. 《戊戌年（938）正月沙州洪润乡百姓令狐安定状》（依荣新江拟题）。6. 《赤心乡百姓王再盈妻阿吴出卖儿子庆德契》（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拟题）。7. 《己巳年十月七日洪润乡百姓安力子及男□□等卖地契》（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拟题）。8. 《下女夫词一本》（首题）。

图版见《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9册第58页。《敦煌宝藏》第131册第402页。

二、《女人百岁篇》：P. 3168、S. 5558

（一）P. 3168

单页纸，首全尾残，规格30.2×43 cm，双面书写，正背面由一人所抄。楷书，字迹工整。

正面抄：1. “千以久成佛，曾为释迦师，二尊不并跨，故我称菩萨。”此乃书写文殊菩萨之事，《菩萨处胎经·文殊身变化品》云：“本为能仁师，今乃为弟子……我欲现佛身，二尊不并立。”^①“能仁”即指释迦摩尼，文殊菩萨曾为释迦摩尼之师，因不能二尊并立，因此文殊不称佛而称菩萨。2. 《女人百岁篇》（首题），首题后有题记“从一十至百年”，S. 5558在《女人百岁篇》也有题记“从一十至百年”。

背面抄：1. 《千字文》（首题）共存四行，存题记“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起于“天地玄黄”迄于“果珍李柰”。从内容看，当是先书写第二行，其次书写第一行，再次书写第三、四行。2. 习字，“海、马、宝、南、无、佛、尊”等字书写多遍。

图版见：《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2册第80页。《敦煌宝藏》第126册第481页。敦煌国际项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二）S. 5558

卷轴装，首尾皆残，规格15×120 cm，由四纸粘合而成。双面书写，正面楷

^① 日本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大正新修大藏经》，1934年版，第1050页。

书，字迹工整，由一人所抄，有倒乙符号，部分有句读。背面楷书，字迹工整，由一人所抄。

正面抄：1. 《池台楼观非吾宅诗》（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拟题）。有墨笔句读，诗前似有原题，但因卷端纸张残损，故原题已无法辨识。这是一首佛教诗歌，旨在说明人生无常，规劝世人切勿追逐世俗名利。2. 《龙兴寺香严和尚嗟世三伤吟》（首题），“龙兴寺”三字为后来所增添。龙兴寺为敦煌名寺，香严和尚即邓州香严山智闲禅师，以善于颂偈著称，他的事迹见“《景德传灯录》卷十一，《五灯会元》卷九，《宋高僧传》卷十三”^①。此篇又见于五代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十《高僧喻》，作者为伏牛上人，即洛京伏牛山释自在。诗题为《三伤颂》，为组诗，共计三篇，分别嗟伤燕子、鸟儿、蜜蜂。敦煌本《龙兴寺香严和尚嗟世三伤吟》仅存两首，且顺序有别于《三伤颂》，分别嗟叹鸟儿与燕子。敦煌本既然题为《龙兴寺香严和尚嗟世三伤吟》，则理应为三首，当是书手省略或遗漏一首。项楚先生考证该诗，认为作者乃是香严和尚而非伏牛上人。3. 《宣宗皇帝御制劝百寮》（首题），此篇为唐宣宗劝诫官员，切勿贪财好酒，傲慢谗佞，为人当克己俭约，谦恭有礼。唐宣宗在位时间为846年至859年，因此该诗创作的上限当为846年。4. 《女人百岁偏（篇）》（首题），仅存“一十花枝两斯兼，优”几字。题后有“从一十至百年”几字，P.3168《女人百岁篇》题目后也有“从一十至百年”，除《女人百岁篇》，其余《百岁篇》均未见这几字。

背面抄：杂写“宋满成”“社司转帖”“诸大口是三十口”“佛子口”等。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8册第13页。《敦煌宝藏》第43册第419页。敦煌国际项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三、《丈夫百岁篇》：S.4654

卷轴装，首全尾残，规格30×442 cm，由十一纸粘合而成。双面书写，正面字迹不一，墨迹浓淡不一，当为多人抄写。背面字迹不一，当为多人抄写。

正面抄：1. 《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首题），是后周广顺四年（即显德元年，954年），归义军时期的另一位名僧法宗为赞颂刘萨诃事迹而作。他将此篇献给敦煌王曹元忠，在盛赞刘萨诃的同时又赞美曹元忠的奉佛之举。主要校录本为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2. 《愿文》

^① 项楚：《敦煌诗歌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36页。

（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拟题）。3.《唐故归义军节度衙前都押衙充内外排使银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预章罗公邈真赞并序》（首题），题记“管内释门法律通三学大法师知都判官沙门福祐撰”，主要校录本为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姜伯勤《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4.《大乘净土赞》（据《伦敦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提要》拟题）。5.《舜子变一卷》（首题），又见于P.2721，主要校录本有周绍良、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6.《三危极目条(眺)丹霞诗三首》（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拟题），主要校录本有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7.《百缘经略要》（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拟题）。8.《文样》（亡孩子文、亡夫文）（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拟题）。9.杂抄(五更转)（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拟题）。10.《大乘五更转》（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拟题），又见于S.2679、S.6083、S.6923、P.2045、S.4634。

背面抄：1.《赠悟真和尚诗》（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拟题），又见于P.3720、P.3886，主要校录本有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2.《夜卧涅槃庄诗二首》（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拟题）。3.杂写数行，中有“丈夫百岁偏从一十至百年今日今日书”一行。4.《失达太子雪山修道赞文一本》（原题）。5.《清风吊入惠休房诗》（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拟题）。6.《老病孝僧尼名目》（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拟题）。7.杂写(勅授河西应管内外释门都僧统等)（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拟题）。8.《起居状》（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拟题）。9.《丙午年正月九日金光明寺僧庆戒出便斛斗历》（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拟题）。10.《慈惠乡百姓王盈君请公凭取亡弟舍地填还债负诉状》（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拟题）。11.《敦煌昔日旧时人诗四首》（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拟题）。12.《三危极目盘丹霞诗二首并序及延颢和诗》（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拟题）。13.《唐彦不揆第无聊申长行五言口号》（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拟题），主要校录本有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6册第203-218页。《敦

煌宝藏》第37册第248-258页。敦煌国际项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四、《百岁篇（一生身）》：P. 2748、S. 0930、P. 4026、P. 2847

（一）P. 2748

卷轴装，首残尾全，规格25.2-26.2×431cm，由九纸粘合而成。双面书写，正面有界栏，楷书，字迹典雅，由一人所抄。背面存多人笔迹，粘有一张裱补纸。

正面抄：《古文尚书残卷孔安国传》（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拟题），存洛诰第十五至蔡仲之命第十九。

背面抄：1.《思越人》（首题）。2.《怨春闺》（首题）。3.《燕歌行一首》（首题）。4.《大漠行一首》（首题）。5.《长门怨一首》（首题）。6.《百岁篇（一生身）》。7.《王照（昭）君怨诸词人连句》（首题）。8.《沙州敦煌二十咏并序》（首题）。9.《锦衣篇》（首题）。

图版见《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8册第58页。《敦煌宝藏》第123册第583页。敦煌国际项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二）S. 0930

卷轴装，首残尾全，由七纸粘合而成，规格26×328.5cm。双面书写，正面有界栏，楷书，字迹典雅，由一人所抄。背面存多人笔迹，其中“洞渊神咒经卷第六”一行用朱笔书写。

正面抄：《洞渊神咒经卷第六》（尾题），首题残损，但大致可辨为“洞渊神咒经誓第六”。

背面抄：1.杂写“立成算经一卷”等。2.《立成算经一卷》（首题）。3.《百岁篇（一生身）》，仅存其一与其二，前有小序“河西都僧统赐紫沙门悟真，年逾七十，风疾相兼，动静往来，半身不遂，思忆一生所作。有为实事，难竟寸阴，无为理中，窃行缺少。独被习气，系在轮回，自责身心，裁诗十首。维非佳妙，狂简斐然，散虑摅怀，暂时解闷，鉴识君子，矜勿诮焉。”4.倒书“仏身者即法身也”几字。5.《推人辰法》（首题）。

图版见敦煌国际项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三）P. 4026

卷轴装，首尾俱残，由两纸粘合而。正面有界栏，楷书，字迹典雅，由一人

所抄。背面行书，字迹粗率，由一人所抄，可与 P. 5033 缀合。

正面抄：《励忠节抄》（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拟题）。

背面抄：1. 《百岁篇（一生身）》，依次抄其二、其七、其四、其六、其三、其五、其八、其九、其十。P. 5033 背面有残诗三首。

图版见：《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31 册第 8 页。《敦煌宝藏》第 132 册第 529 页。敦煌国际项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四）P. 2847

卷轴装，首尾俱全，中部有残损，规格 28.5-29.5×126.8cm。双面书写，正面楷书，字迹工整，由一人所抄，有朱笔句读。背面楷书，字迹工整，由一人所写。

正面抄：1. 《李陵与苏武书》（首题），有朱笔句读，尾题“李陵本一卷”，末有题记“丁亥年二月三日莲台寺比丘僧辩惠末时写了”。晚唐散文，又名《李陵苏武往还书》，李陵寄信劝诫苏武，投降苏武回信历数李陵七大罪状。又见于 P. 2498 天成三年戊子岁(928)正月七日学郎李幸思写本、S. 173 乙亥年六月八日三界寺学士郎张英俊写本、P. 3692 壬午年(922)二月二十五日金光明寺学郎索富通写本，王重民考定乃晚唐河西人士托古之作。2. 杂写一行“四大五口假成身口胎幻化”。3. 《百岁篇（一生身）》，仅存第一首。

背面抄：杂写“李任儿书义”。

图版见：《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9 册第 91 页。《敦煌宝藏》第 124 册第 465 页。敦煌国际项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五、《叹百岁诗》：P. 3361、S. 1588

（一）P. 3361

单页纸，首尾俱全，规格 29.5-30.2×41.8cm。双面书写，正面楷书，字迹工整，为一人所抄。背面楷书，字迹流畅，为一人所抄。

正面抄：《押座文》（首题），首题下署题记“左街僧录圆鉴大师赐紫云辩述”圆鉴大师，又名云辩，唐五代著名俗讲僧人。此人生年已不可考，据 S. 4472 《左街僧录与缘人遗书》，知圆鉴大师卒于广顺元年（951），宋初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录》卷一对其事迹有简要记载。此篇《押座文》均为七言，提及目连、舜、王祥、郭巨等著名孝子，意在宣扬孝亲思想，弘扬释门之孝，又见于 S. 3728。

背面抄：《叹百岁诗》（首题），共计十首，每十年为一首，书写人生百年。

每首内部又分两首，两首之间以“又曰”来衔接。句式为三七七七，又见于 S. 1588。

图版见：《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3 册第 346 页。敦煌国际项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二）S. 1588

单页纸，首尾俱残，规格 29.7×38.5 cm。双面书写，有涂抹痕迹，前三行有意避开残损处书写，末尾三行残损处有文字，可知书写时纸张首残，书写后纸张尾残。行楷，字迹流畅，由一人所抄。

正面抄：1. 《叹百岁诗》（首题），每十年为一首，共计十首，书写人生百年，句式为三七七七式，每首内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用“又曰”衔接，例“一十一，春禾垄上苗初出。东园桃李花渐红，西苑垂杨更齐密。又曰，一十一，池上新荷行花出。珠弹近追黄雀年，玉纒初影青春日。”2. 杂写“有”“风”等字。

背面：1. 续抄正面《叹百岁诗》第九首与第十首。2. 杂写“子师子”“善男子”“菩萨是须以空只而念障定”两遍。3. 印章。4. 末尾存“叹百岁诗”三字，当为尾题。

图版见《敦煌宝藏》第 12 册第 64 页。敦煌国际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第二章 《百岁篇》写本抄写时间考察

第一节 《百岁篇》写本抄写时间

《百岁篇》写本中的内容、题记、作者、抄写者等，都为我们推算写本抄写时间提供了依据，与此同时，还可根据写本中的抄写者以及所抄作品，系连与之相关的其他写本，借以推算出写本抄写时间。敦煌 16 件《百岁篇》写本，其中有 13 件写本我们能推算出其大致的抄写时间为归义军时期（851—1036）。其余 3 件因写本中未有依据，故其抄写时间仍待考。

一、《百岁篇》合集写本抄写时间

（一）S. 5549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向达先生著录了四十件左右的敦煌俗文学写本，其中就包含 S. 5549^①。但由于 S. 5549 所抄内容单一，仅抄《百岁篇一卷》（包含《缙门百岁篇》《丈夫百岁篇》《女人百岁篇》三套），再无其他作品，因此较难直接推断其创作与抄写的具体时间。日本学者池田温率先提出 S. 5549 大约是十世纪的写本^②，但并未给出明确的判断依据。从 S. 5549 题记“曹义成、陈阁梨、周药奴、井井、蝎蝎、阿柳、阿录信手写百岁篇一卷”中抄写者的名称来看，除曹义成应该是本名外，其余众人基本是职业译号或者小名，汤涪认为其他人应该是协助其抄写的助手^③。虽然传世文献以及敦煌文献中皆未能查出曹义成为何人，但他在题记署名中排在第一位，因此很可能就是 S. 5549 的主要抄手，或是组织抄写 S. 5549 的人。P. 2219 就有类似的情况，其正面抄《法门名义集》一卷，署“东宫学士李师政奉阳城公教撰”，背面抄诗八句，末行抄题《曹义通法门名义集》，可知正面的内容可能由曹义通组织抄写的。伏俊珪先生认为，上述两写本文献的主人，既然可以组织民众，应是敦煌上层人物，且名字前两字是“曹义”二字，可能与曹议金（按部分写本也作“曹义金”）有关，或与其有同辈远亲关系。^④若此，S. 5549 卷应抄于十世纪初曹议金主政时期。

（二）P. 3821

P. 3821 抄四种《十二时》，分别题名为《十二时行孝文一本》《白侍郎作十

① 向达：《敦煌变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 页。

②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 1990 年版，第 524 页。

③ 汤涪：《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4 页。

④ 伏俊珪：《敦煌赋及其作者、写本诸问题》，《敦煌文学文献丛稿》（增订本），中华书局 2011 年，第 97 页。

二时行孝文》《十二时行孝文一本》《十二时行孝文》，此写本是迄今所见抄写《十二时》组数最多的单件敦煌写本。其中《白侍郎作十二时行孝文》的作者“白侍郎”历来受到多位学者关注考证。敦煌所出署“白侍郎”的作品，除 P. 3821，还有 P. 3597《白侍郎蒲桃架诗》（首题），据 P. 3597 卷末题记“乾符四年三月二十日，灵图寺僧比□□”，可见其抄于乾符四年（864）。任半塘先生认为《白侍郎十二时行孝文》之“白侍郎”为白居易，此后徐俊先生在诸家考证的基础上提出“白侍郎”应指白居易，但这与作者即为白居易是两回事，托名的可能性很大^①。敦煌还有其他写本涉及“白侍郎”，含题记的有以下三则：（1）P. 2841 首题《小乘三科》题记云：“太平兴国二年（977）丁丑岁二月廿九日白侍郎门下学士郎押衙董延长写《小乘三科》题记。”（2）P. 4525v 阙题“一生爱酒不惜钱”诗末题记云：“太平兴国七年（982）壬午岁二月十八日白侍郎门下学士△乙。”（3）P. 2566v 原题《礼佛忏灭寂记》题记云：“开宝九年（976）正月十六日抄写《礼佛忏灭寂记》，书手白侍郎门下弟子押衙董文受记……”“董文受”另写一则观音画题记曰：“信（心）弟子兼技术子弟董文受一心供养。”李正宇先生据此认为董文受是技术院学生，而白侍郎是技术院师长^②。又三则题记中有真实姓名的二人均为押衙，已是小吏身份，这既符合李氏对技术院有培养归义军在职官吏功能的判断^③，又说明董文受等二人并非年轻浅薄的学童。再者，上述三则题记时间集中在 976 至 982 几年之内，而此前百余年，敦煌文献中未见有“白侍郎门下”的说法。因此，白侍郎确有其人的可能性很大。据其至晚在 976 已任技术院师长，白侍郎当出生于 10 世纪中叶以前。“同时，《白侍郎十二时行孝文》也有可能是此技术院师长‘白侍郎’所作，而与白居易无关，创作时间应稍晚于 10 世纪中叶，即白侍郎任职技术院前后。上述推测的依据在于迄今仅见的两本《白侍郎十二时行孝文》，一是上博 48 册子本，我们已经考证它很可能是 937 至 980 年间陆续编成的，其中《白侍郎十二时行孝文》应抄于作品创作后不久；至于 P. 3821 的抄写时间，因其为行款格式比上博 48 更趋严整规范的册子本，显然不会很早，又其上限在 9 世纪末，故很可能也是 10 世纪中叶以后所抄，同样稍晚于《白侍郎十二时行孝文》的创作时间。”^④

① 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76-280 页。

② 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敦煌学辑刊》，1987 年第 1 期，第 39 页。

③ 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1986 年第 1 期，第 43 页。

④ 郑骧：《敦煌歌辞〈十二时〉写本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5 年，第 71-72 页。

（三）P. 3054

P. 3054 正面抄《开蒙要训一卷》，该写卷最后一行小字存题记“维大唐天福三年岁次乙亥九月五日张富郎书”，由此可以判定抄写时间为天福三年（938）。P. 3054 背面抄文书转帖，李正宇《归义军乐营的结构与配置》一文中根据写卷正反面的杂写、题记，以及其中的“衙内案舞设”“于衙内齐口集”，推测“本件《转帖》为公元 889—897 年间乐营文书”^①，且 P. 3054 背面又有三处“维大唐天福五年岁次”的杂写，所以判断其抄写时代应在天福五年（940）之后不远，约为曹元深或曹元忠执政时期的乐营遗物^②。

二、《百岁篇》单篇写本抄写时间

（一）《缙门百岁篇》：P. 4525、S. 3877

P. 4525 背面抄有《都头吕富定状》，此文后附有“辛巳年八月”，根据陆庆夫先生的考证，可以确定该文件辛巳年就是指 981 年^③。在 P. 4525 正面抄有归义军时期以乡为单位征收的《官布籍》文书，这是农民因负债，穷困潦倒而将自己的土地交债主使用的契约。P. 3236 背面同样抄有一份《官布籍》文书，P. 3236《官布籍》与 P. 4525 所抄的《官布籍》笔迹相仿，或属同一手书所抄。现将 P. 3236 与 P. 4525 相同字比对如下：

P. 4525					
P. 3236					

P. 3236《官布籍》原题为“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敦煌郎官布籍”，可见作于壬申年三月十九日，刘进宝先生在探讨官布征收时，已对其进行了引录分析“确定 P. 4525《官布籍》中的第一到六行为 P. 3236《壬申年敦煌乡官布籍》末尾的一段残片，年代为公元 972 年”^④。这里的壬申年，刘进宝先生推断是 972 年^⑤，较为可信。P. 4525《官布籍》的确切抄写年代，目前还无法考证，但将它视为归义军时期的文书是毋庸置疑的。《太平兴国某年内亲从都头某牒》，其书写时间应该

① 李正宇、李新：《中国唐宋硬笔书法——敦煌古代硬笔书法写卷》，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2—83 页。

② 李正宇：《归义军乐营的结构与配置》，《敦煌研究》，2000 年第 3 期，第 78 页。

③ 陆庆夫：《河西达怛考述》，《敦煌学辑刊》，1992 年第 1、2 期，第 19 页。

④ 刘进宝：《归义军时期的“音声人”》，《敦煌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67 页；录文参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0 年，第 452—454 页。

⑤ 刘进宝：《P. 3236〈壬申年官布籍〉时代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3 期，第 42 页。

与其正面相差不远。P. 4525 背面还有诸多杂写，内容驳杂，主要与佛教相关，存题记“太平兴国八年九月”，或可推知，此卷抄写时间在 983 年。P. 4525 背面写有“癸末年八月二十日兑纸”，兑纸即因抄写有误而被废弃的兑废稿。根据 P. 4525 其它内容的写作时间，可推测此处所指“癸末年”很可能就是 983 年。从上述分析可知，P. 4525 写卷作品的书写时间为 972 至 983 年，集中作于归义军曹元忠到曹延禄统治时期（944—1002 年）。崔怡在《敦煌歌辞〈百岁篇〉〈十恩德〉写本研究》中指出：“由于 P. 4525 是由十八段残片组成一卷，所以各残片的抄写时间可能不在同一时间。而对于某一残片的写作时间很有可能就是它的抄写时间。如 P. 4525《养女契》，此契约作于 983 年，这也应是其抄写时间。据其他相关内容的分析，P. 4525 写卷大部分内容的写作时间均集中在 972—983 年。该卷《缙门百岁篇》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一时间段被抄录下来，从而和其它残片装订成一长卷，而其抄写时间应该就在十世纪末。”^①此卷还抄有《千字文》，据郑阿财、朱玉凤等前辈学者考证，唐五代时期《千字文》在敦煌地区广为流传，从已知的写卷题记推测，《千字文》从七世纪到十一世纪在敦煌地区广为流传^②。本卷《千字文》所抄时间与《千字文》在敦煌地区的流传时间吻合。

S. 3877 正背面抄有多份契约，这些契约多标明年份，如正面抄《申年五月廿八日神龙乡百姓张纳鸡雇佣工残契》。背面抄《乾宁四年（897）张义全卖宅契》，《壬戌年曹大行迴换屋舍地基契》，《己巳年十月七日（909）洪润乡百姓安力子及男□□等卖地契》以上四篇契约皆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拟题。此外 S. 3877 还抄有状子，《戊戌年（938）正月沙州洪润乡百姓令狐安定状》（依荣新江拟题）。从所抄契约以及状子中所提及的时间来看，S. 3877 抄写时间大致是九世纪末至十世纪中叶。

（二）《女人百岁篇》：P. 3168、S. 5558

P. 3168 抄四行《千字文》，存题记“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起于“天地玄黄”，迄于“果珍李柰”。《千字文》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地区广为流传。从已知的写本题记推测，《千字文》写本主要集中抄写于七世纪到十一世纪，P. 3168 正背面字迹不一，出自两人之手。背面墨渍浸染，正面可见其墨迹，而正面在抄写时并未避开这些墨迹处，因此该写本很有可能是先抄录正面《女人百岁

① 崔怡：《敦煌歌辞〈百岁篇〉〈十恩德〉写本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6 年。

② 郑阿财、朱玉凤：《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5 页。

篇》后被废弃，此后或是学郎将纸张再次利用，于背面抄写儿童启蒙识字读物的《千字文》。此写本的具体抄写时间暂无从考证，但从《千字文》在敦煌地区的流传情况看，当属归义军时期抄本。

S. 5558 抄有《宣宗皇帝御制劝百寮》，史料文献暂无法证明此篇确为唐宣宗所作还是他人托名的伪作，但其题目《宣宗皇帝御制劝百寮》中书写“唐宣宗”三字，宣宗为庙号，可以确定该文抄于唐宣宗（810-859）驾崩之后，因此 S. 5558 卷抄写上限时间应该是 859 年。此文又见于 P. 2914、P. 3738 两卷，P. 2914 与 S. 5558 的内容虽略有区别，但字迹相仿，似为同一人书写，现将相同的字迹比对如下：

S. 5558						
P. 2914						

P. 2914《王梵志诗卷第三》后存题记“大汉天福三年庚戌岁闰四月九日金光明寺僧自手建记写毕”，P. 2914 中的《王梵志诗卷第三》与《宣宗皇帝御制劝百寮》笔迹相同，由一人所抄。因此我们可以判定，P. 2914 由金光明寺僧于天福三年（938 年）所抄，那么 S. 5558 的抄写时间应当距 938 年不远。

（三）《丈夫百岁篇》：S. 46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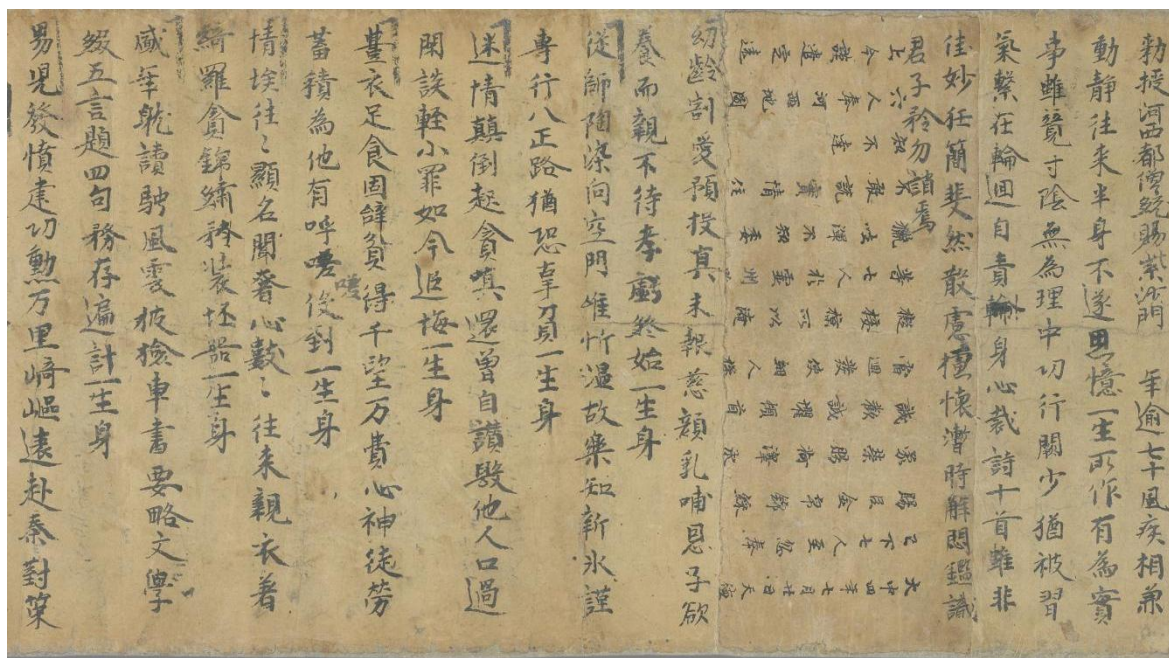
S. 4654《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题目下方有“呈献”二字，序文中有“粤惟周之有天，广顺应兆之代，挠之以甲寅四载”，由此可知，此作品的创作年代为“广顺甲寅四载（954）”。这是一篇为“我府主太保”向观音菩萨所发的美好愿望。文中盛赞了太保的懿德风范，赫赫战功，嘉言善行，希望观音菩萨保佑太保的鸿愿。由内容推测，此文应该是文臣奉命或自愿为君主或上级所作的愿文。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根据曹元忠曾于 950-955 年称太保，推断此篇写于广顺四年（954）。^①此外，S. 4654 抄《舜子变一卷》，题目左侧为二纸接缝，但是可以辨认题目为《舜子变一卷》。《舜子变一卷》又见于 P. 2721，P. 2721 双面抄写，其中背面抄写内容为《舜子至孝变文一卷》（尾题），其后有题记：“天福十五年岁当乙酉朱明蕤宾之日莫生十四叶写毕记”“天福十五年”即 950 年，天福本是后晋的年号，用至九年，改为开运元年。947 年后汉高祖为

^①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8 页。

争取后晋旧臣归附，登基后仍沿用“天福”年号，称天福十二年。次年（948年）改年号为乾祐。但即使年号已改，在敦煌的多见写本中，我们仍能看见948年后仍用“天福”年号，如P.3175B卷末题记“天福十四年戊申岁十月十六日报恩寺僧愿德写讫耳”。由P.2721题记可以推测，《舜子变一卷》流行的主要时期为950年左右。综合《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与《舜子变一卷》可见，S.4654的抄写时间大概为950年左右。

（四）《百岁篇（一生身）》：P.2748、S.0930、P.4026、P.2847

P.2748抄《百岁篇（一生身）》，作者是唐代敦煌都僧统悟真，据陈祚龙先生《悟真之生平与作品》考定，悟真的生卒年为816—895年，《百岁篇（一生身）》前的小序中称《百岁篇（一生身）》是悟真年逾七十，患风疾时所作，根据悟真的生卒年份，可以推出此组歌辞的创作时间大致在886—895年。P.2748正面与背面笔迹不一致，为两人书写。该写本卷背在《百岁篇（一生身）》序与歌辞之间粘连了一通文书，如下图：



由图可见该文书的字迹与P.2748正背面的字迹皆不相同，《百岁篇（一生身）》序的末两行在该文书的空白处抄写，且有意避开，以免与该文书字迹重合，以至于末尾一列字迹歪斜，因此当属先粘后写。王重民先生认为这通新粘的纸张是“大中四年文件一通”。虽然此文书仅存半截，但大致内容仍较清楚，主要说明：在大中四年七月二十日，张议潮收复河西后派使团向唐朝廷报捷。此通文书粘于《百岁篇（一生身）》序与诗之间，所以文中之事很可能与悟真有关。《通

鉴考异》引《唐宣宗实录》：“五年二月壬戌，天德军奏沙州刺史张议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阎英达等差使上表。”^①《旧唐书》卷十八宣宗本纪曰：“沙州刺史张议潮遣兄义泽以瓜、沙、伊、肃等十一州户口来献，自河、陇陷蕃百余年，至是悉复陇右故地。以议潮为瓜沙伊等州节度使”^②说明这次入朝是在大中五年（851）二月到达长安的。《新唐书》也有相关记载^③。根据这半截文书，任半塘先生推测背面前三首歌辞抄写时间应是大中四年或之前若干年^④。姜亮夫先生据此认为诗卷的抄写时代在唐宣宗大中四年^⑤。徐俊先生认为 P. 2748 卷背的抄写时间当在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之后^⑥。我们认为，或许是因为原纸张断裂，因此用这半截新粘的纸张将背面连接起来成一长卷，而从正面《古文尚书》由一人抄写，中间没有断连的情况看，P. 2748 应当是先抄背面的诗词，此后另一书手利用其正面抄《古文尚书》，而卷背《百岁篇（一生身）》的创作时间约在 886 年到 895 年，因此 P. 2748 抄写时间上限应该在 886 年。

S. 0930 正面抄有《洞渊神咒经誓第六》，《洞渊神咒经》是一部道教经典，现存《道藏》本和敦煌写本两个版本，《道藏》本共二十卷，前十卷约成书于东晋末年或南朝刘宋初年，后十卷为中唐后道士增衍而成。《洞渊神咒经》在敦煌地区广泛传播，共有三十七个写本抄有此经。关于《洞渊神咒经》后十卷的成书年代，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夏先忠先生认为“通过对后十卷经文各段押韵特点的比较分析，确定《洞渊神咒经》后十卷的成书年代应为唐代。”^⑦ S. 0930 抄《百岁篇（一生身）》前有小序说明这是悟真年逾七十，患风疾时作，根据悟真的生卒年份，可以推出此组歌辞的创作时间大致在 886-895 年，这与《洞渊神咒经》的成书年代吻合。因此 S. 0930 的抄写上限是 886 年。

P. 4026 正面抄《励忠节钞》，又见于 S. 1810、S. 1441、P. 2711、P. 5033 等十三件写本。现存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的十三个写卷均属九到十一世纪抄本^⑧，其总数占到敦煌类书写卷的约十分之一，可见其流传之广。《励忠节钞》是以“忠节”思想为主的道德伦理教育读本，当时归义军政权的统治者为建立一

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第 12 页。

②（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629 页。

③（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6107—6108 页。

④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29—330 页。

⑤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86 页。

⑥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43—145 页。

⑦夏先忠：《〈太上洞渊神咒经〉的用韵和它的写作年代》，《汉语史研究集刊》，2014 年，第 288-299 页。

⑧王三庆：《敦煌本〈励忠节钞〉研究》，《九州学刊》，1992 年第 4 期，第 87—95 页。

个稳定的统治秩序，很有可能利用其“忠孝节义”的思想来领导民众。敦煌抄有《励忠节钞》的写本皆首尾俱残，并且没有题记，因此难以直接判定其抄写的具体时间。屈直敏先生认为，从敦煌保存的抄本时代来看，《励忠节钞》在敦煌地区广泛流传抄写的时代当属晚唐五代归义军统治时期^①。而 P. 4026 卷背歌辞《百岁篇（一生身）》作于 886—895 年，所以该写卷抄写上限是 891 年，正好也是正面《励忠节钞》流行之时。

P. 2847 抄《李陵与苏武书》，末有题记“丁亥年二月三日莲台寺比丘僧辩惠末时写了”。此处丁亥年即 927 年，《姜亮夫全集》将其拟名为《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公元九二七年）二月三日莲台寺比丘僧静惠写〈李陵苏武书〉》，《李陵与苏武书》又见于 P. 2498 天成三年戊子岁（928）正月七日学郎李幸思写本与 P. 3692 壬午年（922）二月二十五日金光明寺学郎索富通写本。可见，抄有《李陵与苏武书》的三件写本，其抄写时间都集中在八世纪二十年代。因此 P. 2847 的抄写时间应在 927 年或 927 年后不久。

（五）《叹百岁诗》：P. 3361

P. 3361 正面抄有《押座文》，P. 3361、S. 3728 写卷均题款云：“左街僧录圆鉴大师赐紫云辩述”，此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刻本文书 S. P1 号中也有此篇《押座文》，题为“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其作者圆鉴大师，法名圆鉴，号云辩。从张齐贤先生的《洛阳缙绅旧闻记》可知，云辩是有名的俗讲僧，除了俗讲活动外，还参与了世俗的娱乐活动。该文以绚丽的辞藻，利用若干佛教孝亲以及佛门孝子目连救青提母的孝行，赞扬孝道，以弘扬释氏之孝。文中提及目连、舜帝、王祥等几位孝行卓著的人，从而达到三教之中以孝为先的目的。根据 S. 4472 卷《左街僧录与缘人遗书》，知云辩卒于广顺元年（951）。而 P. 3886 卷抄写的一首“右街千福寺内道场应制大德圆鉴”的五言诗，该圆鉴在广顺前约早百年，应该是另一人，所以 P. 3361 押座文写于云辩死后，已经是五代末或宋初。“我们认为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当在宋咸平五年（1002 年）至宋天禧三年（1019 年）之间”^②，所以此卷很可能作于 951—1019 年之间^③，《叹百岁诗》歌辞抄写年代也应不出其间。

① 屈直敏：《从〈励忠节钞〉看归义军政权道德秩序的重建》，《敦煌学辑刊》，2005 年第 3 期，第 77 页。

② 郑炳林：《伯 2641 号莫高窟再修功德记撰写人探微》，《敦煌学辑刊》，1991 年第 2 期，第 43 页。

③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编纂：《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88 页。

第二节 《百岁篇》写本的时代背景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廷立即将原本驻守于河西的军队调往中原平叛，以致西北军防空虚。吐蕃趁火打劫，大举入侵，很快攻陷了西北地区的数十个州郡，敦煌也未能幸免，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敦煌被吐蕃占领。吐蕃占领敦煌后，强制推行了一系列吐蕃化措施。教育文化的吐蕃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的变化主要是：禁用先进的唐朝纪年历，改用吐蕃的循环周期很短的五行地支历，用地支和十二生肖相当粗略地纪年，又因担心继续使用汉语会激发敦煌人民的民族感情，吐蕃统治者强制推行吐蕃的语言文字。”

^①这一时期，敦煌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往极少，敦煌地区的汉文化受到沉重打击。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唐朝名将张议潮推翻吐蕃统治后建立归义军政权，此后由于内乱，归义军首领张承奉于公元910年建立“西汉金山国”，914年，曹仁贵（后改名为曹议金）取代张承奉，恢复了归义军的称号。因此归义军先后历经张氏、曹氏两个氏族统治时期，史称张氏归义军、曹氏归义军。归义军政权建立后，敦煌地区的汉文化开始复苏。从8世纪中期“安史之乱”爆发至9世纪中期归义军政权建立，地处偏远西陲的敦煌曾与中原阻隔了将近一个世纪，吐蕃的长期占领尤其使自汉代立郡后即传承有序的敦煌，汉文化遭到了异常严重的破坏。故此，张氏归义军政权负有接续弘扬汉文化的使命，而这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便是发展教育。但是由于官学等曾经中断，惟有寺学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因此在敦煌的汉文化重建与复兴过程中寺学便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敦煌佛教僧寺自办学校，称为寺学。“原为佛寺教习佛教经、律、论而设，课目分为修习、读诵、礼忏三大类。自晋以来，已有置精舍、授门徒之记载。公元八世纪末吐蕃统治敦煌初期，原在河西作官的唐朝文人，不少人遁入佛寺为僧，借佛寺之合法地位讲学授徒，敦煌寺学一时大为兴旺。寺学兼收僧俗生徒，兼设儒家经典、应用文章等世俗科目。后来成为瓜沙起义领袖的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也曾在此寺学就读。寺学就读者称为学郎或学士郎（亦作学仕郎）。”^②今所见敦煌有关寺学的记述最早零星出现于吐蕃统治时期，张氏归义军时期逐渐增多，大量涌现于曹氏归义军时期。从敦煌的诸多写本中，我们都能看见寺学的身影。如P.2570《毛诗故训传》后题记“寅年，净土寺学生赵令全读写”，P.3569《太公

^① 杨宝玉：《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学考索》，《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2020年第0期，第46页。

^② 季羨林：《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页。

家教》后题记“维景福二年（893）十二月十二日，莲台寺学士索威建记”P. 3211 背面所抄《千字文》末有题记“乾宁三年（896）岁〔次〕丙辰二月十九日，学士郎泛贤信书记之也”“乾宁三年丙辰岁次二月十九日，灵图寺学士郎泛贤信书记之耳。”等。由上述写本题记可知，晚唐时的敦煌净土寺、莲台寺、灵图寺、金光明寺都有寺学，但敦煌有开办寺学的不止这四所寺庙，据记载，敦煌共有十一所僧寺有寺学，分别为报恩寺、大云寺、金光明寺、净土寺、开元寺、莲台寺、灵图寺、龙兴寺、乾元寺、三界寺、永安寺。此外还有五所尼寺也有寺学，分别为大乘寺、普光寺、灵修寺、圣光寺、安国寺。张氏归义军时期设有寺学的佛寺占敦煌所有佛寺的四分之一。晚唐著名文士张球也曾在寺院中授课，足以见得当时寺学发展的繁荣。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寺学的数量增加到了十所，规模持续扩大，可见当时曹氏归义军对寺学的重视。

寺学虽是在佛寺中讲学，但寺学招收的学生既有寺中的僧侣，又有敦煌地区的俗家子弟，这从寺学学生自称学士郎、学仕郎、学士、学郎、学生，或直称僧名可以看出身份区别。寺学授课内容也不局限于佛教经典，同时也包括《诗经》《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太公家教》《辩才家教》《千字文》《百行章》《开蒙要训》等蒙学教材，还有《苏武李陵往还书》《秦妇吟》《王梵志诗》《贰师泉赋》《渔父歌沧浪赋》《孔子项托相问书》《目连变》等文学作品，以及《杂抄一卷（一名珠玉抄，二名益智文，三名随身宝）》等小类书，种类即多，涵盖面相当广泛。《百岁篇》写本抄写时间集中在归义军时期，这与当时归义军时期寺学兴起紧密相关。部分《百岁篇》写本存题记，可知抄写者为寺学学郎，有些写本虽未注明抄写者身份，但抄有《千字文》《开蒙要训》等诸多童蒙读物以及具有教化性质的作品，且写本中存多处习字，似学郎练习写字时所书，由此可以推断《百岁篇》写本与寺学有关。归义军统治时期汉文化复苏，寺学兴盛，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了大量的《百岁篇》写本。

第三章 《百岁篇》写本内容分类与功用研究

第一节 《百岁篇》写本内容分类

《百岁篇》写本所抄内容丰富，主要分为两类，分别为世俗诗文、佛教诗文。

一、世俗诗文

《百岁篇》写本中的世俗诗文内容丰富，有的是传世作品中的名家名作，有的仅见于敦煌写本，但这些作品大多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具有劝世教化性质。根据其内容可以分为四类，即童蒙读物、教化之作、民间歌辞、社会文书。

（一）童蒙读物

这是敦煌《百岁篇》写本所抄诗文歌辞类作品中教化性质最为明显的一类。蒙书，即启蒙之书。汪泛舟先生《敦煌的童蒙读物》一文中将敦煌童蒙读物主要分为识字、教育、运算三类。这三类蒙书在《百岁篇》写本中皆有体现。

识字类蒙书。P. 3168 背面抄《千字文》，这是一本字书，相传为梁武帝指令给事郎周兴嗣取不同的一千字编写而成。全文采四字一句，内容丰富，对偶押韵，历叙天地、气象、博物、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之知识，又因其音韵谐美，适合儿童记诵。“隋以后成为童蒙集中识字的教材。隋唐五代时期，启蒙识字，用得最多的读本为周兴嗣所撰的《千字文》。”^①宋代王定保在《唐摭言》卷十说：“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甲辰，淮浙荒乱，避地至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篇之资。”^②《唐语林》卷六也说：“西蜀官妓曰薛涛者，辩慧知诗。尝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③足见《千字文》在唐五代流传之广泛，《千字文》在唐五代时期的广泛传播在敦煌地区也有所体现，敦煌共有近 50 件抄有《千字文》的写卷。《千字文》“自成书之后，即广泛流传，直到清末，一直是我国历史上流传最为久远的蒙学课本。它不但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合称‘三、百、千、千’，成为宋元以来影响社会最为深远的通俗读物。更有蕃汉对照、满汉对照、蒙汉对照等不同本子，以供各民族儿童学习汉字之用，甚至还远播日、韩等国，成为其学习汉文的主要识字教材。”^④P. 3054 所抄《开蒙要训》，同样是中国古代著名童蒙教材，为六朝时马仁寿撰写，隋唐五代时期十分盛行，

① 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 页。

② （宋）王定保：《唐摭言》，三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0 页。

③ （宋）王说：《唐语林》，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21 页。

④ 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 页。

《开蒙要训》兼及识字和教育的功能，全书三百五十句，共一千四百字，四字一句，两句一韵。开头说：“乾坤复载，日月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迎。”接下去介绍自然名物、社会名物、寝处衣饰、身体疾病、器物工具、行动操作、饮食烹调、耕作、树木、鸟兽，等等。最后说：“笔视纸墨，纪录文章。童口习学，易解难忘。”敦煌有 S. 705、S. 1308、S. 5431、S. 5449 等三十七件抄有《开蒙要训》的写本，可见当时其在敦煌流行的盛况。P. 3054《开蒙要训》末有题记“维大唐天福三年岁次己亥九月五日张富郎书”，又 P. 3386 题记“维大晋天福七年壬寅岁七月廿日三界寺学士郎张富杂记”，这两件写本抄写时间仅隔四年，且笔迹相仿，故此推测 P. 3054 抄写者张富郎与 P. 3386 抄写者三界寺学士郎张富是同一人。张富郎即名为张富的学郎。学郎又称学士郎、学仕郎、学侍郎，是晚唐至北宋敦煌官私学晚唐至北宋敦煌官私学校僧俗学生的通称。从 P. 3054 抄写者张富学士郎的身份也可以推断《开蒙要训》用于寺学教育。

教育类蒙书。P. 4525 抄有《新集文词九经钞》，这是教诫童蒙之读物。郑阿财先生将敦煌写本所见的蒙书按其内容性质分为识字教材、知识教材、德行教材三类，《新集文词九经钞》属德行教材。郑阿财先生又将德行教材称为德行教育类蒙书，这与汪泛舟所指教育类蒙书乃是一致。“德行教育类的通俗蒙书读物多为汲取古书的佳言粹语以教诫童蒙愚氓而编著。此类读物，由于内容多切合日用，因此普遍流行于广大民间，成为大众的道德规范与精神食粮，充分发挥了此类通俗读物的社教功能，其影响之深远实无与伦比。按此类读物，一般均以四言、五言或七言韵语编成书，而《新集文词九经钞》则系形式较为特殊的一种。全书是以真辑九经诸子史书典籍之嘉言粹语成编，凡所援引的圣贤要言，均一一标举书名或人名。审其内容与体制，是在唐代科举制度与私学教育促进下，所产生具有家训蒙书功用及书抄类书性质的特殊教材，其内容、体制，对后世通俗读物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①《新集文词九经钞》又见于 P. 2914、P. 3169、Д x 01368，值得注意的是，P. 2914 又抄有《宣宗皇帝御制劝百僚文》，此篇同样具有教化性质，其内容为唐宣宗劝诫官员，切勿贪财好酒，傲慢谗佞，为人当克己俭约，谦恭有礼，而此篇又见于另一个百岁篇写本 S. 5558。

运算类蒙书。S. 0930 抄《立成算经一卷》，“‘立成’即速成，系唐以后天

① 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7 页。

文学家推算各种数据时所用算表的通称，后亦为数学家采用”^①。“古人演算用筹，不用纸笔，没有数码和表示空位的零号，也很方便。无论用算筹记数，或文字说明，都遵从位值制，也没有用数码记数的要求。唐朝敦煌石室中所藏的抄本《立成算经》用 $\equiv$ 、 $\perp$ 、 $\equiv$ 、 $\equiv$ 、 $\equiv$ 、 $\equiv$ 表示36、66、90、108、120、126等数，各个数字都遵守算筹记数纵横相间规则。但笔画长短不等，高下不齐，可能是一种没有零号的数码。”^②

（二）教化之作

这一类作品同样具有教育作用，但与蒙书不同的是，这一类作品的内涵更加更丰富，《百岁篇》写本所抄劝世教化之作有一个共同主题，即“忠孝节义”，《百岁篇》写本中的这些作品以《励忠节钞》《李陵与苏武书》《宣宗皇帝御制劝百寮》为代表。P. 4026抄《励忠节钞》，该篇为王伯屿所撰，它是以“忠节”思想为主的道德伦理教育读本，流传于唐宋时代，元代以后遗失，所幸敦煌现存十四个抄有《励忠节钞》的写本。前辈学者对《励忠节钞》的成书年代进行了考察，王三庆先生认为《励忠节钞》的成书于唐开元天宝年间（690—747年），屈直敏先生认为该书是唐代学者在传统道德规范逐渐丧失、国家政治陷入危机的背景下产生，其成书年代当属武周时期，编撰该书的目的则是用传统积累起来的典籍重新构建道德秩序。“当时归义军政权的统治者很有可能利用其‘忠孝节义’的思想来领导民众，建立一个稳定的统治秩序。有关敦煌传抄《励忠节钞》写卷皆首尾俱残，且没有相关题记。从敦煌保存的抄本时代来看，《励忠节钞》在敦煌地区广泛流传抄写的时代当属晚唐五代归义军统治时期。”^③P. 2847《李陵与苏武书》，晚唐散文，又名《李陵苏武往还书》，李陵寄信劝诫苏武，投降苏武回信历数李陵七大罪状，斥责其背叛汉朝的不忠之行。P. 2847末有题记“丁亥年二月三日莲台寺比丘僧辩惠末时写了”。可见该写卷由莲台寺比丘僧辩惠所抄，且该写卷不仅有朱笔句读，还有朱笔修改痕迹。敦煌时期寺学盛行，该写本极有可能是寺学的教材或者与寺学相关。《李陵与苏武书》又见于P. 2498、P. 3692。P. 2498末有题记“天成三年戊子岁正月七日学郎李幸思书记”，题记后存李幸思诗一首“幸思比是老生见，投师习业弃无知。父母偏怜昔爱子，日讽万幸不滞

① 季羨林：《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1页。

② 钱宝琮：《中国数学史》，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71页。

③ 屈直敏：《从〈励忠节钞〉看归义军政权道德秩序的重建》，《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3期，第77页。

迟”，从题记及诗来看，李幸思当是一位学郎。又 P. 3692，末有题记“壬午年二月二十五日金光明寺学郎索富通书记之耳”。P. 2498、P. 3692 皆由学郎所抄，可见《李陵与苏武书》为学郎学习的教材内容。S. 5558 抄《宣宗皇帝御制劝百寮》，内容为唐宣宗劝臣子戒骄戒躁、处世谦恭、谨言慎行、常思己过。此篇又见于 P. 2914、P. 3738 两卷。P. 2914 存题记“大汉天福三年庚戌岁闰四月九日金光明寺僧自手建记写毕”，可见其由僧人所写。晚唐时期敦煌佛教界与归义军政权关系极为密切。在张议潮领导的逐蕃归唐战争以及归义军政权的建立的过程中，敦煌佛教僧侣都立有功劳。“在归义军政权建立后，敦煌佛教教团便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归义军政权对忠节道德伦理建设的重视，也必然会影响到与其联系紧密的佛教界，所以其所推崇的忠孝节义的儒家道德伦理观念和准则，自然也是敦煌佛教教团所必须遵奉的重要内容。”^①因此，寺学不仅教授佛教内容，还许多包含儒家思想的作品。

（三）民间歌辞

《百岁篇》写本中所抄歌辞，多有与《百岁篇》相似的分时联章体歌辞，其中最为典型的的就是《十二时》《五更转》。这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歌唱的曲调，任半塘先生将《百岁篇》《十二时》《五更转》这类将多首具有固定格式的歌辞联结起来拟名为“定格联章”。这类曲调起源于民间，常用作演艺仪式性讲唱。P. 3821 抄《十二时行孝文一本》，共有十二首，均为三、七、七、七句式。前三字用“夜半子”“鸡鸣丑”等表示时间，讲述神农、孔子、干将、伍子青、荆柯、秦始皇等多位历史名人故事。一首咏一人一事，或一首咏数人一事。“《左传》昭公五年有“十时”，杜预注“十时”，即有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昃、晡时、日入、黄昏、人定十二名。此调首句三字，即用“夜半子”“鸡鸣丑”云云，以十二支相配。”^②S. 4654 抄《五更转》，《大乘五更转》，今知敦煌共有 45 件写本《五更转》。《五更转》又名《五更歌》《大乘五更转》《南宗定邪五更转》《太子入山修道赞》等。汉代已用五更记时，《颜氏家训·书证》载：“或问：一夜何故五更，更有所训？答曰：汉魏以来，谓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一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

① 李金娟：《敦煌莫高窟索义辩窟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6 页。

② 季羨林：《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37 页。

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为节。”^①敦煌写卷中的《五更转》所咏内容丰富，除劝人读书、思妇闺怨外，大多为坐禅修道等宗教内容。《百岁篇》与《十二时》《五更转》无论是在内容、性质还是用途上都有极大的相似性。《百岁篇》写本中抄有《十二时》《五更转》等“定格联章”歌辞，可见唐时抄写者已将其归属为一类作品。

（四）社会文书

社会文书类内容丰富，包含契约、书状、社司转帖等诸多内容，真实反映了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僧人、学郎以及百姓的生活。

1、契约

16 件《百岁篇》写本中共有 6 份契约，主要集中在 P. 4525 与 S. 3877 这两件写本中。这些契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买卖田地、宅院的契约：《乾宁四年张义全卖宅契》《壬戌年曹大行迴换屋舍地基契》《己巳年十月七日洪润乡百姓安力子及男□□等卖地契》；也有雇佣契约：《申年五月廿八日神龙乡百姓张纳鸡雇佣工残契》；还涉及到人身买卖或者是收养子女：《赤心乡百姓王再盈妻阿吴出卖儿子庆德契》《太平兴国八年僧正崇会养女契》。这些契约不仅涉及俗人，也与僧人有关，如《太平兴国八年僧正崇会养女契》即是僧人崇会收养养女时所立的一份契约。

2、书状

《百岁篇》写本抄有多份书状，这些书状既涉及官员，如 P. 4525 《辛巳年都头吕富定致太傅状一件》《归义军节度使曹致藩官首领书》。又有涉及百姓，如 S. 3877 《戊戌年（938）正月沙州洪润乡百姓令狐安定状》。S. 4654 《慈惠乡百姓王盈君请公憑取亡弟舍地填还债负诉状》

3、社司转帖

这是“通知社人知会的文书……社司转帖一般要写明集会事由，如助葬，春秋座、座社局席，建福、设斋、设供，有事商量，纳物、软脚、筵设等”^②《百岁篇》写本中抄有社司转贴的有 S. 3877 《春座局席转帖抄》，此外 S. 5558 背面书“社司转帖”几字。

4、其他

①（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502-503 页。

② 季羨林：《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29 页。

《百岁篇》写本中还包括一些其他的社会文书，如 P. 3054《年次未详历日序》，P. 4525《辛巳年归义军衙内付酒历》《王法律等领纸历》。S. 4654《丙午年正月九日金光明寺僧庆戒出便斛斗历》等。

二、佛教诗文

（一）佛教诗歌

《百岁篇》写本中的这些佛教诗歌由佛教徒所作，用以劝诫俗世众人。如 S. 5558 抄《池台楼观非吾宅诗》与《龙兴寺香严和尚嗟世三伤吟》。前者《池台楼观非吾宅诗》是一首佛徒谈论人生无常，劝诫世人弃恶从善的宗教诗歌。后者《龙兴寺香严和尚嗟世三伤吟》，见于五代后蜀何光远《鉴诫录》卷十《高僧喻》，作者蜀伏牛上人，即洛京伏牛山释自在，诗题作《三伤颂》，共有三首诗，S. 5558 只抄有两篇。《宋高僧传》《全唐诗续补遗》等也将该作收为伏牛上人诗，且都将伏牛自在的时代误定在王蜀时，其实伏牛自在卒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项楚先生对其进行了考证，认为此篇作者并非伏牛上人，很有可能是香严和尚^①。香严和尚即智闲禅师，青州人。《祖堂集》卷十九、《宋高僧传》卷十三皆有传，五代后梁乾祐中（911—914）卒。根据记载，香严和尚向来以善作偈颂著称，《五灯会元》卷九：“有偈颂三百余篇，随缘对机，不拘声律，诸方盛行。”^②《传灯录》卷二十九载有香严诗颂十九首。《宋高僧传》卷十三也有相关记载，他是著名的偈颂大师。无论作者是伏牛上人还是香严和尚，他们都是僧人，《龙兴寺香严和尚嗟世三伤吟》无论从作者身份还是诗歌内容，其属佛教诗歌无疑。此外《百岁篇》写本中还有其他佛教诗歌，如 S. 4654《赠悟真和尚诗》，《夜卧涅槃庄诗二首》，S. 0930《河西都僧统赐紫沙门悟真诗》等，这些都是歌咏佛教信仰或佛教徒生活的作品。

（二）佛教应用文书

由于敦煌地区佛教盛行，敦煌石室出土的写本，其中很大一部分写本中抄有佛教应用文书，《百岁篇》写本也不例外，其中抄佛赞、礼忏文、押座文等佛教徒举行讲经等宗教仪式时，依调引声咏唱颂赞叹佛或菩萨的短歌。如 Ⅺ x. 1563+Ⅺ x. 2067，正面抄《阿弥陀念佛赞》，《十五愿礼佛忏》，S. 4654《大乘净土赞》，P. 3361《押座文》。

^① 项楚：《敦煌诗歌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3 年版，第 136 页。

^② （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538 页。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38074132133006044>